皇明世說新語

皇明世説新語目錄

共三十六篇一千五百一十事

皇明世說新語目録終

時名公校閱姓氏

惺所許樂善　伯生陸應陽　七澤張所望

完三杜士全　咸甫馮大受　眉公陳繼儒

伯還朱本淳　侗初張　鼐　景和朱本洽

彥森杜士基　伯復張齊顏　仁甫林有麟

神超姜雲龍　茅峻甫凌雲

附釋名

徐達亦稱太傅亦稱中山王

宋濂字景濂號潛溪亦稱文憲

劉基字伯温亦稱誠意亦稱文成

方孝孺亦稱正學亦稱遜志亦稱希古

僧道衍字斯道亦稱少師亦稱姚廣孝

楊士奇亦稱文貞亦稱東楊亦稱東里

楊榮亦稱文敏亦稱西楊

楊溥亦稱文定亦稱南楊亦稱石首

胡濙亦稱忠安　　夏原吉亦稱忠靖

解縉字大紳　　楊翥字仲舉

周忱字恂如亦稱文襄　　王翱號九皐亦稱忠肅

劉大夏亦稱忠宣　　于謙亦稱少保亦稱肅愍

韓雍亦稱襄毅　　李時勉號古廉亦稱忠文

朱希周亦稱恭靖　　薛瑄號敬軒亦稱文清

徐有貞初名珵亦稱武功亦稱天全翁

張寧亦稱汀州　李賢亦稱文達亦稱南陽
毛澄亦稱文簡　劉健字希賢亦稱文靖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　謝遷號木齋亦稱文正
李東陽號西涯亦稱文正亦稱長沙
許進亦稱襄毅子誥稱莊敏讚稱文簡
商輅亦稱文毅　陳循號芳洲
郭登亦稱定襄　余子俊亦稱肅敏
王恕亦稱端毅　程敏政號篁墩

陳音字師召號愧齋　　楊繼宗字子器

章綸亦稱恭毅　　丘濬字仲深亦稱文莊

山雲亦稱襄毅　　吳與弼號康齋亦稱聘君

崔銑字子鍾　　劉鉉亦稱文恭

張元禎字廷祥　　王越字世昌亦稱威寧

王直亦稱文端　　劉球亦稱忠愍

廖莊亦稱恭敏　　羅欽順號整菴亦稱文莊

陳獻章號白沙　　劉定之字主靜亦稱文安

莊泉字定之
何孟春號燕泉
邵寶字國賢號二泉亦稱文莊
桑悅字民懌
魏驥亦稱文靖
陳選亦稱恭愍
林俊號見素
楊一清號邃菴又號石淙亦稱文襄

楊守陳亦稱文懿
儲巏號柴墟亦稱文懿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
呂原字逢原亦稱文懿
章懋號楓山亦稱文懿
王鏊號守溪亦稱文恪

蔣瑤亦稱恭靖　周經亦稱文端

張弼字汝弼號東海　吳寬號匏菴亦稱文定

費宏號鵝湖亦稱文憲　梁儲亦稱文康亦稱厚翁

錢福號鶴灘　何喬新字廷秀亦稱文肅

楊廷和號石齋　胡世寧亦稱端敏

孫燧亦稱忠烈　張敷華亦稱簡肅

王守仁號陽明亦稱文成亦稱新建

王瓊號晉溪　舒芬字國裳

徐禎卿字昌穀　楊慎字用修號升菴

李夢陽字獻吉號崆峒亦稱北地

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亦稱信陽

薛蕙字君采　張含字愈光號禺山

都穆字玄敬號南濠　梁材號儉菴

董玘號中峰　霍韜號渭厓亦稱文敏

張孚敬初名璁號羅峰亦稱文忠亦稱永嘉

桂萼號古山亦稱文襄　陸深號儼山亦稱文裕

嚴嵩號介溪亦稱分宜亦稱相嵩

夏言號桂洲亦稱文愍亦稱貴溪

徐階號存齋亦稱文貞亦稱華亭

鄭曉號淡泉亦稱端簡

顧璘字華玉號東橋

楊博號虞坡

孫承恩號毅齋亦稱文簡

王廷陳號夢澤

陸粲字子餘號貞山

趙貞吉號大周

唐樞號一菴

王維楨號槐野

鄒守益號東廓亦稱文莊

屠應峻號漸山　薛應旂號方山

羅洪先亦稱文恭　唐順之字應德號荊川

陸樹聲號平泉亦稱宮保亦稱宗伯

沈鍊號青霞　楊爵號斛山

楊允繩號抑齋　楊繼盛號椒山亦稱忠愍

沈周字啓南號石田　唐寅號六如

徐霖字子仁號髯仙　祝允明號枝山

文徵明字徵仲號衡山亦稱太史

李攀龍字于鱗號滄溟亦稱歷下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亦稱司寇

李春芳亦稱文定亦稱興化

徐中行字子與　　張居正號太岳亦稱江陵

汪道昆字伯玉　　申時行號瑤泉亦稱吳門

張佳胤字肖甫　　王錫爵號荊石亦稱太倉

張九一字助甫　　張位號洪陽亦稱新建

王世懋字敬美號麟洲　　周思兼字叔夜號萊峰

吳國倫字明卿　鄧以讚號定宇亦稱文潔

鄭元標號南皐　李多見號思弦

屠隆字長卿　馮夢禎號具區

陶望齡號石簣　袁宏道字中郎亦稱石公

熊劍化字神阿號際華亦稱令君

江盈科號晴淥　孫一元字太初

盧柟字次楩　沈明臣字嘉則

謝榛字茂秦　俞允文字仲蔚

吳雲卿字廷韓　王寅字仲芳號十嶽

陳繼儒號眉公　一　先君字元齋號中條

編者名炷一　其名不在釋名之列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一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德行

太祖召宋濂問羣臣臧否第言善者復問不善者爲誰濂曰其善者與臣友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浦江鄭氏十世勿異爨食指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出納絲毫無敢私者諸婦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

剔行孝謹家蓄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入國朝曰濟曰洧曰濂曰湜皆以行誼聞　上召見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而已

宋潛溪歸財廉嘗大書其門曰寧以忍餓死不可妖苟利生

方遜志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饑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相與大笑而止

方希古磔于市膚骨存焉詎弗得收其門人某縣豫

客裴風顯於手。詭喚之內。揩擲之骨。且笑且罵。會
開則竊遺骸注于囊。而密瘞之。
宋文憲不置田宅或勸為子孫計曰貧富豈一家物
哉吾乃所以遺之也
楊榮從　文皇北征與胡廣金幼孜遇道入
霧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二公不顧而去公下馬為
攬轡緤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轡裂公解以所乘
馬與之自乘騎馬從夜至旦不勝其疲異日語

上幼孜倆奏　上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　上曰廣獨非友耶何不顧而去也

夏忠靖夜閱文書撫案嘆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公曰吾適所批歲終大辟奏也此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惴惴不忍下

夏忠靖公與同列欲有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公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

兵侍徐晞少為吏有戍絕勾丁而誤及含者其人訴脫

貪饕可鄙是酒家夯妻盜而出避之時猶攜着壺去
纔夜負其父稼竟竟之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

薛瑄云正氣歸總燻于悖私盈曰人家好好作害後邊
遐傍受國讒怨招閱之日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胡居仁云奚貪奢其親衣食之盒庶令之暴然其為之處則曰
汝仁義潤身以牙籖潤屋足矣

夏貴鑒言坐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
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

楊文懿公守陳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貴重其賢欲援之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敗節耶

陳壽愨撫延綏與虜戰三勝或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

蔡虛齋嘗即其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狂窮

邵東莊嘗云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

公嘗云吾人居常處困窮須作其氣概儼于首陽之
下厓墨于今稱之語復覺自警振不爲更習所撓
與在江西巡撫經熙和念陳芳洲爲舉主與其墓
下漣漪不已曰士爲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劉文清公家訓甚嚴于湯舉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
利無苟得也比還閱其衣橐乃喜曰無玷吾門矣
緜其爵俸服除嘗補三月餘不報或謂公不嘗有所
干請耶公笑曰我一旅段馬不數步而僵且歸矣

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課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嘗督耕田中日習勤忘勞

習逸成惰吾園之游以登之也

陽文貞年十二鄉人請爲童子師有緜生携書過館

下邑凌甚公問故云有母不能養公曰嗟乎人孰

無母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修奉母

陳崇懿倣范文正置田贍族號思遠莊及本族人以

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數不可曰先人置此以

行義也哉取而私之獨無愧乎

鄒維明博學多藝務爲韜晦偶秉與齋一梅畫梅曰有一能即蔽一能何乃自表暴耶

孝皇朝或獻戰車之法大司空曾鑑入朝 上問戰車可行乎鑑茫然無對叩首曰容臣查究三朔對如初左右爲戰慄鑑色不動及退 上謂侍臣曰曾尚書至誠偉人就不妄應妄對

劉彰會試下第歸遇渰水浮一女子彰載歸遣人送

還至則親識絕矣今婦善視伺爲擇壻婦曰渠已無家吾亦無後正使從人未必勝君強處一室後生大學士定之祭議寅之

黃潤玉制行不苟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贅其家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

章文懿爲祭酒諸生尤撫以母病不得歸省者涕泣公命之歸或謂例沮公曰吾寧以違例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情

商文毅致政歸劉文安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

薛西原性好施常脫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西原曰但不負此心耳

耿九疇遷鹽運使有廉聲嘗臨水坐有童子戲其傍九疇曰此水何清也童子曰尚不如使君之清

王忠肅翺自遼東還餽遺一無所受其太監者同事

久持明珠數顆餽之曰公却吾餽吾有死矣翺不得已受之乃密綴衣領間夫人亦不知也後太監死其侄貧甚翺召至之令買第宅其人詐問遂解其珠與之曰值可千金饒置第也

朱裳按山東常茹素逮旬無肉人稱爲長齋御史

李時勉因觀燈拾一金釵即書其門落金釵者驗取越數日有婦人造焉即還之後其夫具幣往謝公笑曰吾今索謝當不歸汝却之

薛文清嘗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
克巳之難劉文肅曰某平生最受此字之害敢不
奉斯言爲師訓
咸寧令李文祥遷職方監司餽遺悉謝却之人以孟
子宋薛兼金爲言文祥曰孟子大賢必有所處言
寧過中不敢假以自欺也
劉忠宣致政自爲壽藏記叙其平生歷履歲月刻之
石曰恐後人溢美重我地下累耳

毛文簡澄薦賢恒如不及未嘗自言其人知而來謝則曰余忘之矣

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時南城羅玘年四十以貲貢公與之交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公爲煑粥餉之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返不爲勞玘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

崔銑作南祭酒告罷歸行橐無江南一物因自笑曰人言金祭酒我今若水矣

謝思中父死遺之以金思中語人曰吾先人詒我以此幸得徒不廢當為先人廣德音毋徒效守錢虜為遇朋友告匱者即賑之

定西侯蔣義有貸其金三斤久弗能償者或曰必致于理始可得義笑曰始望吾濟其急今責之仁者固如是乎即焚其券

楊士奇婦家有壞塚世遠無遺骸術家謂葬此後必貴欲以贈公公曰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

得者失者皆能安乎。

朱恭靖公聞居官以墨敗者必掩面曰此耳聞之過焉有冠裳而盜跖者耶

御史柳彥輝貸陸坦銀五十兩不立券獨柳子仲益知之。後彥輝卒仲益戍遼陽數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得銀五十兩拜坦墓納金。坦子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弟償異日何面目見兩翁于地下也。

知州江一麟陞副郎出十金令州民趙姓修官舫㧞
行公知所費加倍廼取銀六兩扇墨直四兩償之
其妻曰旣知十金卽當償足其數別以扇墨酬勞
公何靳此江面發赤亟與趙以四金補之趙堅不
受江怒曰是使我不如一婦人矣趙乃受
軒輗蒞浙率三日一肉食故舊過者留一飯至厚者
方烹一雞聞者驚曰軒憲使殺雞爲客大破費矣
粤西帯廣爲御史歸貧甚居荒村故人按部廣意其

必來訪無所得饌自漁于江故人猝至騶從既過磨登岸即走踰後垣入衣冠肅容答曰公何汙流瀆髮磨曰適在近村聞公至迺歷趨迎故耳左右竊笑曰絕似江中打魚人

劉球之弟玭令莆田寄球一夏布球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他非所望于弟者

張悅為侍郎有四川監司某者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卑官攜妻帑往者寔以軀命博升斗祿況不

測舉家葬魚腹矣君韙幸毋以微罪斥去之

都督王信不營私産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後累子孫者我所遺也

馮俊爲舉子時逐什一之利于山東頗有息視所得價皆僞銀也俊悉投于河曰無謂後人

李子奇遊維揚有囚當納紙銀于官而無從出窘甚李欲周之友人笑曰揚州罰贖之人數萬雖傾家難遍也李曰不然吾及耳目中人耳安問其他

安福劉秉監講學不倦其兄沮之曰子事母孝事兄悌矣以講學為對曰兄視吾外可免悖乎吾視吾內猶未真切兄曰審如是老夫當率以聽

潘司空禮歸田貧甚盜夜探之有粟數升一敝衾耳盜驚嘆叩頭曰使在官皆君公豈安能亂

聶鳳因暴雨漂從父棺父命浮水救之棺轉而壓復躍以抱再壓再躍扶挽以歸鄉守盈曰孔抱棺之勇可以死孝矣

羅畏齋訓子曰富貴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

梁儉菴尚書嘗曰秀才讀書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況欲驕人乎

胡端敏自著贊云講人之善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

南司業劉嵩鄉試報捷悵然泣下曰忝二親何

陳白沙喪母服闋絰不衣錦綉曰昔爲親娛耳

席應珍髫年即辭家學老氏孝于母母死之後祀享

必痛泣或謂親愛既割何得徇禮若是之過應珍曰吾法當割愛入道然世間豈有不孝神仙

胡鐸督學閩中人稱胡道學又謂小夫子同列有以術試公者公不疑其詐久之其人曰胡公篤實眞古君子也

松郡小崑山陳氏者負人三十千不能償爲主人所逼欲鬻其婦相持而泣右客過之問知其故憮然曰所負多雖鬻汝婦爲[illegible]償耶吾不忍見汝夫婦

生別也贈以三十千絺衣　登舟不告姓氏而去

錢塘王琦五十致政不治　產值歲祲冬莫大雪日僵卧不能出門有言者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乃自若如此琦曰吾求無愧于心耳心無愧僕寒餒不樂也

尚書楊翥德冠一時隣家搆舍其桷溜墜其庭公不問日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之句

薛遠歷官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吳文定在吏部以覲歸過西偏一曲諸媼姬奔避公語騶從曰彼亦貧迫不得已耳吾既不能濟而草之安可沮其糊口計耶回車徒行戒勿行此

盛寅嘗夢有寄樹于家者悉欲樹遂私發用之寤而自訟曰豈平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竟三日不餐

景暘與張貢約爲婚貢旋死暘曰醴聘未行已心許

矣恐負吾友于地下乎召其妻之一女以爲媵其友潘準曰可使景文不孝乎願字吾子婦乃求嫁以從曰歷吾女有所歸吾亦不至無以爲家也

張寧晚年無子禱于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妾遂云誤我違創陰隲耳公即日嫁者數人

曹鼐爲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動輙以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已復書火之如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

陳茂烈奉使廣東所司致贐乃謝曰我窮時嘗授徒兩臯司尚不欲規利于人況今日耶

梁文康入仕至歸老附郭田不增寸土廣州貳守沈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無百畝田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拋撇不食之土耳

楊文定謙謹小心臾卒亦不敢慢嘗曰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鑒視然後無忝于父母生身之恩

或問楊文貞平日所行曰不能無善亦不能無惡

有樂如已之樂有憂如已之憂而已

陳祭酒敬宗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忿而訟之者周文襄謂公當具疏辨雪因代爲具草多遷就之詞公見之驚曰無乃欺君乎或笑曰在法惟奏事不實耳公曰被誣事小欺君罪大乃具實以聞

廣文李謨不受贄諸生莫鎡者取古書求楊尚書翥題咏贈之謨曰如此使我市名矣錄詩還其書

楊斛山爲御史一載欲告歸侍養其友止之曰御史

三載則得封典何不少待公曰菽水之懽天性之愛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吾志決矣

祭酒李時勉坐國首末于太學幾斃太學生石大用草疏請自代同輩沮之大用奮然曰朋友急難詩歌鶺鴒況師乎

江彬侍寵驕縱兩丞冠儀來謁不爲禮彬銜之日偵公纖所得偵者歸語公曰視有將不利于公可一往謝公曰死生有命豈人可爲若得禍將不可免

廬陵孫冑督學南畿歲試諸生試卷雖屢經取錄

亦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請先生解衣

曰士子一生功名發軔于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

與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小子豈敢不敬

唐六如在家絲毫不苟且豈可有聞來寫幅青山賣不

使人間作業錢之句

蔣牲中爲給事歸甚清介嘗駕一小舟入城遇潮落

船不得進二僕牽挽艱自剌船大爲他舟詈辱二

傒厲聲曰此是蔣給事爾毋橫也蔣叱家人曰休哄人此處安得有蔣給事

張簡肅爲郎中有屠人告衙隸易公銀者同官詰之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張衙惟有倖銀

蜀劉翁素儉夜有盜入翁曰有米十餘升君可取去肯留一升且日餉二子幸矣後盜還翁問曰公曾被盜乎曰無也曰取公米公曰留一升存之乎曰無也曰盜即我也公盛德若此忍取公米乎悉還

之翁曰寳鏡與其壽耶受君不卒拂之

閩大臨内艱磬于棺陵武惠遺之美材可百金公返其直不得後抵京武惠死矣公呼其子繹授直曰吾以不欺志也

有以書畫求售者使鑒定者雖贋物必曰眞贋人問其故先生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待此舉火我一言阻之舉家受困矣

徐中行居官貧士有所干請度力不能徧强應之曰

奈何令客有慙色

俞中丞諫文徵仲年家也念徵仲貧而才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徵仲曰朝夕饘粥具也俞公故指徵仲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徵仲佯爲不悟者曰雨遭敝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

亞學士蔡嘗言吾有五不欺一不敢欺天二不敢欺君三不敢欺親四不敢欺友五不敢欺民

[illegible]聞念父春秋高疏改南部便養其父所不[illegible]行

乃承命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曰月日一易[illegible]

吾日侍也

麻城劉莊襄贈翁仲倫家貧新婚之夕有倫兒入室公起視乃素識者公曰乃汝耶郎撿夫人首飾數件與之命速去許以不言無老夫人問爲誰公曰業已許不言柰何問及

楊椒山在獄時有吏應生者頗爲周旋尚書屢禁之勿爲動又欲自具草申救故椒山嘗曰藏于血三

年而碧者卽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萬士亨士和舉進士其父古齋公每遺書曰願若輩

爲好人不願若輩爲好官

尤安禮命其子洒掃執爨問曰大人地從何處掃起

鄒穆初任南武庫郎啟土得千餘金曰吾聞非其有

而取者殃及其身與其得金致禍孰若棄金就安

卽上疏降旨置武庫公署

延樂吉守肇慶攜一端硯歸有舉其廉者過日清

獻自擕一硯吾實取二心愧多矣人呼爲趙雙硯

陸平泉初姓林會試時王華爲松守夢城隍庭下皆係林若人問之名樹聲明日召林外父李問曰汝婿平日何爲李曰只是不苟是科平泉會試第一

孫忠烈被難長子佁泉悄指示血瀝戈赴義志殲逆藩以畢先志後官都督與母而歿

楊二山性至孝爲吏侍時每朝參畢閉門謝絕拜謁傾服侍母側盥漱扈盂擦摩扶掖無不親之春日

爲村裴夏太夫人逍遥行花叢中淬娑香蔭歡娛竟日

温一齋撫浙寡人在官邸無與爲歡公父子自娛晨昏輙奉手談數局對酌大白以爲常

廣東張連倡亂犯潼郡諸生汪一清被執賊又執一婦人至汪視之乃友人妻也因紿賊此吾妹請無汙之以待贖不則吾與妹俱碎首于此賊令汪攻婚并置一空室昏旦相對月餘[illegible]

羅一峰家居偶爾客餽不知絕糧也夫人乞鄰得僅粟數升旋炒旋脫日已西矣一峰曠然不以為意

羅倫欲買義田贍族進賢令呂升以堂食錢助之羅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私者

常熟徐臨少時畜鴿父撻之遂篤志于學後父亡遇鴿飛鳴必思親訓號泣不已人稱為泣鴿先生

王艮冬日至親所親方坐務盥涼水乃慟哭曰艮為人子令親天寒盥涼水而不知也尚得為人子邪

出代親役入奉養惟謹。

錢鶴灘請告門生某守維楊遣使迎〻公越恭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冀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踐鶴也遂潛歸太守追之不得

甲瑤泉來莊而仕未艾而相未耆而歸勇退于急流大隱于闤市適〻為園休休為菴若士云有賦歸來順四時成功者退心無毀譽同三代直道而

行海内傳誦

臨江守錢有罪　上震怒亟欲正法吳門相公曰守

固可罪第即其郡戮一守如政體何爲一守停刑

數年眞仁人用心也

張洪陽曰我無是心而人疑之於我何與我無是事

而人誣之於我何賍縱火燒空何處着熱風波洶

湧虛舟自閒

豫章張相公曰貧莫誇儉富莫誇廉居勢要莫談無

宦情處山林莫談貧經濟

焦竑曰吾鄉自耿天臺倡道以來多向學者李逢陽楊希淳爲魁桀李以敦篤勝楊以透脱勝皆彬彬君子也兩人生同地學同方歿同時亦甚異

王思質忤分宜下獄多方苦之獨楊比部道亨視獄延款慰存寛其桎梏或以分宜威勢撼公勞爲動

金陵史忠人呼爲史癡女殍當嫁壻貧不能具禮史詭攜觀燈同裹送至壻家擁笑而别

太祖欲殺一犯法者東宮欲宥之　太祖問刑部郎袁凱對曰　陛下法之正　東宮心之慈

上虞謝啓菴得罪　太祖親鞫之謝抗言文華殿非用刑之地　陛下非問刑之官願下法司

周玄素善畫　太祖諭曰爲朕畫天下江山繪于殿壁玄素對曰臣未嘗徧歷九州不能奉詔惟　陛下賜草規模臣謹依潤之　太祖即操筆倏成大

勢玄素對曰 陛下山河已定豈能復動

太祖微行至其寺見一僧治擧問曰爾僧耶有度牒否答曰眞和尚不用度牒眞皇帝不用玉璽

太祖召浦江鄭濟至京嘉嘆其家法厚賜遣還 高后曰他食指千餘人欲爲 陛下事何所不能 太祖隨復召問汝家十世同居何以得此濟春曰惟不聽婦言耳 太祖大笑遣還

宋濂在 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間 下及家事

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乎

國初郊祀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作者桂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適愼　上譴呵衆得釋

王天爵舉賢良　高皇問何以治州縣對曰首要得民心又問何以治郡對曰戒左右無爲州縣擾又問何以理藩司對曰臣井蛙無遠大之識不敢強惑　聖聽　上曰謙而婉天爵之對也

新昌梁孟敬國初應聘修元史成遂乞骸骨曰與二三野老婆娑丘樊野老曰吾輩脫戰征之苦享太平之福何以祝吾君孟敬舉手曰願吾君恭巳九重存心四海擴天理而遏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野老曰愈于華封三祝

高帝崩成建文即位燕王來奔喪而不敢請巳叔父何也給事中龔泰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叙叔侄之倫

駙馬梅殷守淮南北　文皇正位召其入見　上曰
都尉在軍無乃勞乎對曰勞而無功徒負愧耳
解縉初時親然有碩大之望嘗自謂曰處其心常在
熙春羅侶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
自昂成進士偕與先達胡忠安公問處世之要胡曰
多栽桃李少種荊棘
文皇論平交趾功謂元吉曰陞與賞孰優元吉曰賞
費于一時有限陞置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文皇北征命 太子監國 上問監國事楊士奇言

太子孝敬仁明每進御用物皆親封識專爲北征不敢寧居駕還始卽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對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

成祖偶宣二三給事中至榻前詢其姓名其一對曰臣姓眞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 上曰何用縷陳對曰幼讀睿論對君不可不詳

仁宗嘗問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

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鄉醫數遲遠何如對曰
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
速也識者知用文以醫諫
正統初因旱蝗令大臣自陳衆欲歸田以謝天譴吏
書郭璡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冲
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託豈可輕去只宜戴罪
修省以回天意
李賢啟　英廟云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

然否　上曰實然賢奏曰　陛下聖質所稟堅厚如此蓋由體備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

廣西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山襄毅鎮守日進之曰世謂爲將不忌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汙點墨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餽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怨奈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有

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鑾子耶

章文懿嘗言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致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

于少保扈從征高煦罪人既得　宣宗命公數其不軌辭嚴義正矢口而成大稱　上旨

宣宗御經筵翰林進講二老歸文王章問曰伯夷太公皆處東海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叩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講官對曰太公以救

民爲心伯夷以君臣爲重　宣宗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也

宣德間楊文貞退朝閉門謝客楊文敏頻通請謁上責文敏曰卿何不恤外議文敏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顔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納天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

英廟患官軍倖關李賢曰自古國家最患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

蘇州守朱勝清介嘗言吏貪吾詰不付房獄卒貪饕
囚不下獄隸貪吾杖不輕決
楊善使虜也先問　上皇回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
定難再易也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于
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合古堯舜事
也先設宴餞上皇楊善侍也先令善坐　上皇亦曰
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
劉忠宣以戶侍出經畫戎政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

子翁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

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飲欲坐朋黨韓雍曰亨得志時誰不餽聚其門若以一飯坐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

英廟召王忠肅入文華殿顧問畢見其衣後穿笑問其故公對曰臣適在部衣此聞命遂不及易臣聞君命召不俟駕暇易衣乎

孝宗朝有上言山西石膽于盆壽者命中官採求經年不得時王維爲寔侍中官曰其物載書中何云無也王曰鳳凰麒麟古書所載今果有乎

桑悅調州博士丘文莊贈往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

蔣瑶守維揚　武宗南巡有旨取瓊花以觀公奏曰此花生于某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已種已絶今止存其名耳　上默然

禮侍葉盛轉吏侍禮書姚夔設宴鄭重因曰敝鄉親友干謁者衆煩公垂念葉唯唯亡何姚進太宰葉携酒往賀執盃獻于姚曰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

康海語劉瑾曰天有夏必有冬以歛之有雷霆必有雨澤以濡之今公威則震矣而恩未舒宜思消長之道瑾憮然曰直吾兄也未有以此言告我者

胡槩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周忱濟之以寬凡告訐瑕不省或面訐公不及胡卿公徐答云胡卿勅書令

其祛除民害我勅書只令撫安軍民委任目置

舉人王琰嘗以史中諸疑悞質之薛文清如宋太祖

授受事公尋思曰多聞闕疑若此闕之可也

楊守陳語徐少詹曰平昔才無升斗而喜作文飲僅

可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里許而喜游陟

今皆不復爾入朝班滿前皆少年新貴人獨以白

髮青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宦況已索然矣

儲瓘疏薦謫籍遺才丁璣張吉王純敖敏元李文祥

曰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張悅笑曰此不善讀書耳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耶

弘治間雲南晝晦五日朝命考察雲貴官員林見素疏災之由繫朝廷不在雲貴在大臣不在小臣

弘治中周文端經爲吏侍上言時政中有黜樂戲一事尤激後有蹤跡爲此草者以問尚書耿裕耿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不宜他諉

張懿脩鵬嘗戒僚屬曰處事不患不明患不公耳公則何事不可為

布衣沈鑒能記誦放言自廣人目為沈落魄亟問云今居大位享大福者必有學問有學問者多貧賤無福何也鑒曰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

張鉞令清苑有廉名監司旌舉之因戒之曰汲水于盎始非不澄澈久之鮮有不腐者爾信廉矣盍保其終張抗聲曰水可腐鉞不可腐也

陳循爲首揆學士陳文欲援引以進循難之文嘗于他所 英廟語循曰閣下缺人辦事陳文如何對曰文固宜但少歷練欠老成耳文知之請循曰先生不能援人又干 上前沮之何與循曰此言容遲公何由知然則歷練老成者與未至也

余肅敏爲戶部郎嘗有兩勢家爭田未决部檄公理之畢以其地名與已姪圖以爲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張産耶

進璉欲罪平江伯陳瑄之子李東陽謂璉有濟運大功金書鐵券子孫免死璉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輩有百戰功今子孫已革況瑄不從厮殺罰何足惜東陽曰漢高親定十八侯位次以蕭何第一何但供給餽餉不絕遂爲萬世功設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取勝陳瑄通南北漕運毋歲四百萬石至京師飽國家萬世之利璉默然

章楓山以僉憲考績非上遂乞休省時冢宰尹旻慰

醫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蒼白亦可謂老疾矣尹爲之動

劉文靖去國杜門謝客然聞六飛出獵猶曰不樂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況嘗備位大臣者乎

喻時初第王爾敏延覩其文而善之意不欲公外補公對曰必不我也誰當外者王奇其言

吳桂洲曰朝廷設言官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偉岸當取其聽直不當取其疏通當取其有廟廊瑋璋之器不當取其有簿書鹽米之能

高岱嘗論正德間逆瑾之亂政漢十常侍唐甘露之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漢黃巾唐黃巢之亂也寘鐇宸濠之稱兵漢七國晉八王之孽也江彬之握柄漢何進召董卓之釁也備是數者而國猶磐石乃知天命有在

趙大周在京師何吉陽問曰大周近來何故全不講學大周曰不講吉陽又問曰若不講何所成就大周應曰不講就是我成就處

劉瑾欲殺李夢陽康海詣瑾曰昔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請卽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李夢陽高于李白數倍海固萬不及一也下獄而公不救奈何瑾曰聞命卽當斡旋矣

李夢陽劾張鶴齡有云　陛下待張氏者厚矣　上

震怒下錦衣獄劉健從容請其故　上曰他直呼
皇后爲張氏健曰張氏指鶴齡也昔漢人曰爲
劉氏者左袒宋人曰趙氏安而高氏危襄陽所云
若曰張家　天顏悅

正德中楊文襄嘗言今日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
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儲瓘吞林待用云平世用人多循資格感公意欲以
積薪待僕不知當路之見正如太倉之放陳也

王陽明中會試同舍有以不第爲耻者陽明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爲耻

世廟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上悅

張孚敬欲撤天下學宮聖像徐階爲編修抗疏爭之孚敬曰有一毫不似吾親即拜他人矣階曰有一毫似吾親廟可棄乎孚敬聲色俱厲曰若叛我階曰叛起于附其素不附明公何得云叛

一卷終